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OUTLAWS OF THE MARSH

水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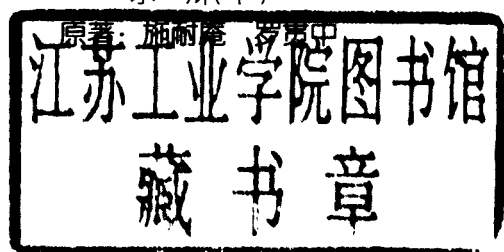


原著 · 施耐庵
罗贯中

中国出版集团 · 现代教育出版社

全绣像足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水 浒(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 / (明)施耐庵著, (明)罗贯中著. -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4.11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7-80196-016-5

I. 水… II. ①施…②罗…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799 号

版权说明:

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法律代表: 吕晓光

责任编辑: 樊庆红 孟 君

丛 书 名: 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书 名: 水浒 (下)

著 者: 施耐庵 罗贯中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 2 区 1 号金颐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10) 64423901 传 真: (010) 64420542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20 1/32 总 印 张: 36.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7-80196-016-5 定 价: 36.00 元 (上、中、下)

目 录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2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23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32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40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53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63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73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85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93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107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116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125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134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149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160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173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183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192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203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212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219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229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238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250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260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269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280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291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303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312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323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336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352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词曰：

呻吟庄公臂断截，灵辄车轮亦能折。
专诸鱼肠数寸锋，姬光座上流将血。
路旁手发千钧锤，秦王副车烟尘飞。
春秋壮士何可比，泰山一死如毛羽。
豫让酬恩荆轲烈，分尸碎骨如何说。
吴国要离刺庆忌，赤心赴刃亦何丑。
得人小恩施大义，剜心刎颈那回首。
丈夫取义能舍生，岂学儿曹夸大口。

话说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之间，又撞着两队伏兵，前后掩杀。李成当先，闻达在后，护着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脱得大难。头盔不整，衣甲飘零，虽是折了人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樊瑞引项充、李衮乘势追赶不上，自与雷横、施恩、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了。又开仓廩，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把李固、贾氏钉在陷车内，将军马揀拨作三队，回梁山泊来。正是：鞍上将敲金镫响，步军齐唱凯歌回。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

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

同聚大义。不想却遭此难，几被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见，大慰平生。”卢俊义拜谢道：“上托兄长虎威，深感众头领之德，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胆涂地，难以报答！”便请蔡庆、蔡福拜见宋江，言说：“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残生到此！”称谢不尽。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卢俊义拜道：“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愿为一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那里肯坐。只见李逵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道：“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么！不得多言！”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叫道：“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宋江大怒，喝骂李逵。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宋江方才喜欢，就叫燕青一处安歇。另拨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关胜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

宋江便叫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并众喽啰军健，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出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道：“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得令，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赞不已。

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却说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再和李成、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看觑老小时，十损八九，众皆嚎哭不已。比及邻近取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已自去得远了，且教各自收军。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逃得性命，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书教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太师教唤人入来。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呈上密书申奏，诉说打破北京，贼寇浩大，难以抵敌。蔡京见了大怒，且教首将退去。

次日五更，景阳钟响，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玉阶，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览奏大惊，与众臣曰：“此寇累造大恶，克当何如？”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前者差蒲东关胜领兵征剿，收捕不全，累至失陷。往往调兵征发，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至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此为上策。”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合赐死！”天子曰：“如此，目下便令出朝，无宣不得入朝！”当日革了赵鼎官爵，罢为庶人。当朝谁敢再奏。有诗为证：

玺书招抚是良谋，赵鼎名言孰与俦。

堪笑蔡京多误国，反疏忠直快私仇。

天子又问蔡京曰：“似此贼人猖獗，可遣谁人剿捕此寇？”蔡太师奏曰：“臣量这等山野草贼，安用大军。臣举凌州有二将：一人姓单名廷圭，一人姓魏名定国，见任本州团练使。伏乞陛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枝军马，克日扫清水泊。”天子大喜，随即降写敕符，着枢密院调遣。天子驾起，百官退朝，众官暗笑。次日，蔡京会省院差官，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

再说宋江水浒寨内，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财物，给赏与马、步、水三军。连日杀牛宰

單魏
廷定
圭國



马，大排筵宴，庆贺卢员外，虽无炮凤烹龙，端的肉山酒海。众头领酒至半酣，吴用对宋江等说道：“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怎肯干罢？必然起军发马，前来征讨。”宋江道：“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吴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将次回也。”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报说：“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要调兵征剿。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致被蔡京喝骂，削了赵鼎官职。如今奏过天子，差人赍捧敕符，往凌州调遣单廷圭、魏定国两个团练使，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敌？”吴用道：“等他来时，一发捉了。”关胜起身对宋江、吴用道：“关某自从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气力。单廷圭、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久知单廷圭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魏定国这厮，熟精火攻兵法，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马，取此二人为部下。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时，带上山来；若不肯投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费力劳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赞、郝思文二将，就跟着一同前去。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下山。次早，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

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吴用便对宋江说道：“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宋江道：“吾看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见疑。”吴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可再叫林冲、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闲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李逵见说，闷闷不已，下堂去了。

不说林冲、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拿了两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宋江见报，只叫得苦：“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粗卤，义气倒重，不到得投别处去。多管是过两日便来，兄长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

后着时迁、李云、乐和、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有诗为证：

李逵斗胆人难及，便要随军报不平。

只为宋江军令肃，手持双斧夜深行。

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抄小路径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寻思道：“这两个鸟将军，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我且抢入城中，一斧一个，都砍杀了，也教哥哥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走了半日，走得肚饥，原来贪慌下山，又不曾带得盘缠。多时不做这买卖，寻思道：“只得寻个鸟出气的。”正走之间，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连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酒保拦住讨钱，李逵道：“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却把来还你。”说罢，便动身。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着眼道：“老爷不拣那里，只是白吃。”韩伯龙道：“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那里认的这个鸟人！”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胳膊地砍着。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死在李逵之手。两三个火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放火烧了草屋，望凌州去了。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间，官道旁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见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爷怎地？”那汉便答道：“你是谁的老爷？”李逵便抢将入来。那汉子手起一拳，打个搭墩。李逵寻思：“这汉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脸问道：“你这汉子姓甚名谁？”那汉道：“老爷没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来？”李逵大怒，正待跳将起来，被那汉子肋罗里又只一脚，踢了一跤。李逵叫道：“赢他不得！”扒将起来便走。那汉叫住，问道：“这黑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李逵道：“我说与你，休要吃惊。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那汉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说谎。”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这两把板斧。”那汉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汉，独自一个投那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鳖口气，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那汉道：“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你且说是谁？”李逵道：“先是大刀关胜领兵，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那汉



听了，纳头便拜。李逵道：“你端的姓甚名谁？”那汉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为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姓鲍名旭。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李逵道：“你有这等本事，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今日得遇兄长，愿随哥哥。”李逵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下山来，不杀得一个人，空着双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树山，说了鲍旭，同去凌州，杀得单、魏二将，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彼，我和你只两个，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济事，枉送了性命。不如且去枯树山，说了鲍旭，都去大寨入伙，此为上计。”两个正说之间，背后时迁赶将来，叫道：“哥哥忧得你苦！便请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与时迁厮见了。时迁劝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方才回

来。”时迁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报与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时迁惧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望枯树山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关胜与同宣赞、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来，相近凌州。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并蔡太师札付，便请兵马团练单廷圭、魏定国商议。二将受了札付，随即选点军兵，关领军器，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日起行。忽闻报说：“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侵犯本州。”单廷圭、魏定国听得大怒，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近，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圣水将军出马。怎生打扮？

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碧靛钉就叠胜狮蛮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深乌马，使一条黑杆枪。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上书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廷



圭”。又见这边鸾铃响处，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怎生打扮？

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狴犴铠，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铜刀。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上书七个银字：“神火将军魏定国”。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关胜见了，在马上说道：“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圭、魏定国大笑，指着关胜骂道：“无才关胜，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军到来，有何理说？”关胜答道：“你二将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关某等到来，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魏二将听得大怒，聚马齐出。一个似北方一朵乌云，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飞出阵前。关胜却待去迎敌，左手下飞出宣赞，右手下奔出郝思文，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刀对刀，迸万道寒光；枪对枪，起一天杀气。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圣水将无半点惧色。正斗之间，两将拨转马头，望本阵便走。郝思文、宣赞随即追赶，冲入阵中。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单廷圭转过右边。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住单廷圭。且说宣赞正赶之间，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裹将来，挠钩齐下，套索飞来，和人连马活捉去了。再说郝思文追赶单廷圭到右边，只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裹转来，脑后众军齐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怜二将英雄，到此翻成画饼。一面把人解入凌州，各领五百精兵，杀出阵门，却似乌云卷地，犹如烈火飞来。众军卷杀过对阵。关胜举手无措，大败输亏，望后便退。随即单廷圭、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关胜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冲出二将。关胜看时，左有林冲，右有杨志，从两肋罗里撞将出来，杀散凌州军马。关胜收住本部残兵，与林冲、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后孙立、黄信，一同见了，权且下寨。

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郝思文，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接着，置酒作贺。一面教人做造陷车，装了二人，差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军，连夜解上东京，申达朝廷。

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监押宣赞、郝思文上东京来，迤邐前

行，来到一个去处，只见满山枯树，遍地芦芽。一声锣响，撞出一伙强人。当先一个，手搦双斧，声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随即后面带着这个好汉。端的是谁？正是：

相扑丛中人尽伏，拽拳飞脚如刀毒。

劣性发时似山倒，焦挺从来没面目。

李逵、焦挺两个好汉，引着小喽啰拦住去路，也不打话，便抢陷车。偏将急待要走，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正是：

狰狞鬼脸如锅底，双睛叠暴露狼唇。

放火杀人提阔剑，鲍旭名映丧门神。

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砍下马来。其余人等，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

李逵看时，却是宣赞、郝思文，便问了备细来由。宣赞见李逵，亦问：“你怎生在此？”李逵说道：“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独自一个走下山来。先杀了韩伯龙，后撞见焦挺，引我在此。鲍旭一见如故，便和亲兄弟一般接待。却才商议，正欲去打凌州，只见小喽啰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监押陷车到来。只道是官兵捕盗，不想却是你二位。”鲍旭邀请到寨内，杀羊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不若将引本部人马，就同去凌州，并力攻打，此为上策。”鲍旭道：“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马。”带领五百小喽啰，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

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杀了首将。”单廷圭、魏定国听得大怒，便道：“这番拿着，便在这里施刑。”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单廷圭争先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一千军马出城迎敌。门旗中飞出五百玄甲军来，到于阵前，走出一员大将，争先出马，乃是圣水将军。端的好表人物。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凤目卧蚕眉，虬髯黑面皮。

锦袍笼獬豸，宝甲嵌狻猊。

马跨东洋兽，人擎北斗旗。

凌州圣水将，英雄单廷圭。

当下单廷圭出马，大骂关胜道：“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关胜听了，舞刀拍马。两个斗不到二十余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圭随即赶将来，约赶十余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

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圭挺枪直取关胜后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圭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圭惶恐伏礼，乞命受降。关胜道：“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圭答道：“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两个说罢，并马而行出来。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而行，便问其故。关胜不说输赢，答道：“山僻之内，诉旧论新，招请归降。”林冲等众皆大喜。单廷圭回至阵前，大叫一声，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其余人马，奔入城中去了，连忙报知太守。

魏定国听了大怒。次日，领起军马出城交战。单廷圭与同关胜、林冲，直临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出马。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朗朗明星露双目，团团虎面如紫玉。
 锦袍花绣荔枝红，衬袄云铺鸚鵡绿。
 行来好似火千团，部领绛衣军一簇。
 世间人号神火将，此是凌州魏定国。

当时魏定国出马，见了单廷圭顺了关胜，大骂：“忘恩背主负义匹夫！”关胜大怒，拍马向前迎敌。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将斗不到十合，魏定国望本阵便走。关胜却欲要追，单廷圭大叫道：“将军不可去赶！”关胜连忙勒住战马。说犹未了，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着，飞抢出来。人近人倒，马遇马伤。关胜军兵四散奔走，退四十余里扎住。

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看见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都去凌州背后，打破北门，杀入城中，放起火来，劫掠仓库钱粮。魏定国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军。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首尾不能相顾。凌州已失，魏定国只得退走，奔中陵县屯驻。关胜引军，把县四下围住，便令诸将调兵攻打。魏定国闭门不出。

单廷圭便对关胜、林冲等众位说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击得紧，他宁死而不辱。事宽即完，急难成效。小弟愿往县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关胜见说大喜，随即叫单廷圭单人匹马到县。小校报知，魏定国出来相见了，邀请

上厅而坐。单廷圭用好言说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归水泊。久后奸臣退位，那时临朝，去邪归正，未为晚矣。”魏定国听罢，沉吟半晌，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而不辱。”单廷圭即便上马回来，报与关胜。关胜见说，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与单廷圭匹马单刀而去。林冲谏道：“兄长，人心难付，三思而行。”关胜道：“好汉作事无妨。”直到县衙。魏定国接着，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宴管待。当日带领五百火兵，都来大寨，与林冲、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对李逵说道：“只为你偷走下山，空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如今时迁、乐和、李云、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免至悬望。”

不说戴宗争先去了。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陆续过渡。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众人看时，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问道：“你和杨林、石勇去北地里买马，如何这等慌速跑来？”

段景住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调拨军兵，来打这个去处。重报旧仇，再雪前恨。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

毕竟段景住对林冲等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诗曰：

恢恢天网实无端，消息盈虚未易观。
不向公家尊礼度，却从平地筑峰峦。
宋江水浒心初遂，晁盖泉台死亦安。
天道好还非谬语，身亡家破不胜叹。

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对林冲等说道：“我与杨林、石勇前往北地买马。小弟到彼，选得壮宰有筋力好毛片骏马，买了二百余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伙强人，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余人，尽数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石勇、杨林不知去向。小弟连夜逃来报知，可差人去讨马回山。”

关胜见说，教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却商议此事。众人且过渡来，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关胜引单廷圭、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鲍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宋江听罢，又添四个好汉，正在欢喜。

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吴用道：“即目春暖，正好厮杀。前者进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仇深入骨髓，不报得誓不还山！”吴用道：“且教时迁，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听命去了。无三二日，只见杨林、石勇逃得回寨，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宋江见说，便要起兵。吴用道：“再待时迁回报，却去未迟。”宋江怒气填胸，要报此仇，片时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飞去打听，立等回报。